

烛

■ 梁晶晶

姥姥,多像一支快燃尽的烛 垂首浸入自身的光晕里 黄昏,油灯爬上窗棂 俯身摊开暖色的薄纱	姥姥头上松垮的头巾 与鬓边一缕白发 像两片互落的薄雪 在晚风里交换暗语
那明暗交错的传说 在墙间游移不定 纺轮低吟,仿佛古老歌谣 执拗重复着单一章节	姥姥这支残烛 用瘦弱的脊背支撑着光 任暖色在周身缓缓流淌 又不断塑起,新的形状

时间的麦田

■ 李继峰

麦子黄了 我们在田埂上弯腰 像祖辈那样 把影子烙进土地	夕阳西沉时 母亲提着陶罐 走在田埂小径 罐里的绿豆汤 晃着细碎的月光
镰刀的木柄 被汗水浸得发亮 记得每道掌纹的故事 麦穗擦过裤管 沙沙作响 像母亲在灶前 抖落围裙上的面粉	当我们直起腰 看见对方发间 沾着的麦壳与草屑 忍不住相视而笑 这满身的痕迹 原是时光赠予的印记
打谷场的石碾 靠在槐树下打盹 麻雀来啄谷粒时 它只是晃晃身子 继续做它的丰收梦	月亮爬上麦垛 新割的麦茬 在月光下泛亮 像刚理过的胡茬 整齐而温顺
父亲靠着麦垛 磨刀石在掌心转动 铁与石相触的瞬间 溅起的星火 落进他额头的沟壑	今夜 我们坐在麦捆上 分饮清亮的星光 听麦粒在风中 轻轻诉说 再一次冰封与拔节

怀念鸟鸣

■ 汤兴



我蜗居在大别山腹地的山城——河南新县县城。尽管新县不大，但还是比较热闹。长期居住在城里的日子，还是让我倍加怀念乡下的鸟声。

记忆中,小的时候,在僻野乡村,鸟叫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春天的早晨,我们孩子们总是在屋外热闹的鸟叫声中醒来，也总是在一路鸟叫声中上学。小时候,有一首在校园里广为流传的歌中唱道:“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真正是我们童年的生活写照。

看着贪玩而懵懂的儿子,回想起自己的儿童生活,现在我真的不敢想象,失去鸟的童年该是多么的寂寞!”

如今,我们正在被越来越稠密的楼群围困在都市里,每天也只能够看见天空,但那是被建筑物分割后,又被烟尘涂抹过的,视线刚刚展开就被生生截断;我们也能够

看到树林,但那是栽种在花园苗圃里整齐化一中规中矩规模化的一群或一排,被修理得千篇一律蒿头蒿脑地立着，毫无生气,粉饰着城市的苍白;也能够看到鸟儿,但那只能在花鸟市场或百货商场的玩具柜里,或是被关在笼子里或是被铁链锁住脚,随着一双哀怜的眼睛间或媚俗的叫声“你好!”的画眉、鸚鵡之类的所谓宠物,抑或陈列着的用不同材料人工复制的“死鸟”,虽然色彩鲜艳,但终究失去真实,毫无生气。

大人们听不到鸟叫，只不过感到有些失落，而孩子们却要为此付出整个呆板枯燥的童年。我真的为城市里的孩子感到悲悯,想看看小鸟,听听鸟叫声,竟然只能从电视、连环画和成年人的记忆里去寻找,城市把大自然隔绝得太远了。

每年的节假日或是寒暑假，我都要带孩子们回乡下去生活一段时间。对我而言,可卸掉一身的风尘和困倦，轻轻松松地投入村野的田园风景里,感觉又回到了童年。每天清晨，鸟鸣清脆悦耳，张开惺忪的睡眼,带着孩子们,走到屋后的松树林里,看到东方冉冉升起的太阳，深深呼吸几口清新的空气,然后再伸展一下四肢,那时候真想痛痛快快地吼上一嗓子: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日子有多好!

“青山忽已曙,鸟雀绕舍鸣,时与道人遇,或随樵者行。”唐风宋韵的古典气息倒是一如既往地那么醇厚,而现实生活中的那番幽境却是再难寻觅。居住在城里的日子看来只能怀念鸟鸣声，只能到那泛黄的唐诗宋词的字页中去捡寻、感受了。

“爸,今年重阳节,咱们全家去爬山吧?”我凑到父亲身边,轻声提议。他先是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我会提起,随即眼睛一亮,脸上漾开温暖的笑容,连声道:“好啊!好啊!全家一起去,热闹!”

于是,重阳前夕我特意为父亲策划了一场专属的重阳登高之旅,地点选在了城郊的天梯山。这里距市区不过二十几公里,海拔也只有 500 多米,既不会让父亲舟车劳顿,平缓的山势也契合他的身体状况。更难得的是,山间风景如画,空气格外清新,正适合陪着父亲慢慢走、静静赏,好好享受这重阳佳节的惬意时光。

我提前备好了贴心的装备:轻便的登山杖能帮父亲借力,装满温水的保温杯随

清晨的天光尚未完全铺展开来,我便已踏上前往公交站牌的路。雨像是被谁猛地掀翻了天河,一股脑儿地从云端泼洒下来，密集的雨线织成一张无边无际的网,将整个世界都笼罩在其中。

望着这白茫茫的雨幕,我的思绪像是被无形的手牵引着,悄然蔓延开来。记忆中那些与雨相关的片段,此刻都变得清晰起来:小时候在雨中踩着水洼奔跑的快乐,少年时躲在屋檐下看雨的惆怅,还有那些在雨天里读过的书、写过的字……仿佛笔尖残留的墨香,也随着这细密的雨丝,一点点融入了这浓浓的秋意里,晕染出一片温润的色彩。

雨势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我撑开伞,伞骨“咔嚓”一声弹开,像是为自己撑起了一方小小的天地。踏入雨中的瞬间,冰凉的雨水扑面而来,带着秋日特有的清冽。鞋跟敲打着积水的路面,发出“嗒、嗒”的声响，在这空荡的路口显得格外清晰,仿佛是在为这雨天伴奏。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潮湿的空气涌入肺腑,带着泥土的芬芳和草木的清新,心底涌起一股说不出的爽快与惬意。刹那间,那些积压了许久的愁绪与忧郁,仿佛都被这秋雨洗刷得一千二净,顺着水流悄然逃遁无踪。脚下的水声与心底的轻快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奇妙的韵律,我的目光不经意间落在了路边的树上。

那些树静静地立在雨中,叶子被雨水冲刷得油亮。有的叶片依旧翠绿,倔强地舒展着,仿佛在与这秋雨抗争;有的则已染上了秋的颜色,或黄或红,在雨水中更显娇艳。雨水顺着伞沿滑落,偶尔有几滴

我喜欢在阳光明媚、秋高气爽的早晨,迎着初升的太阳,搬一张小板凳坐在阳台上，任由那温柔的阳光轻抚我的身躯。我望着楼下秋风吹拂的景象:大树的叶子渐渐变黄,草儿微微弯腰,树枝显出几分萧疏,南瓜圆润饱满,而果树已卸下夏日的繁华……闭上眼,仿佛能看见它们在过去的那个烈日炎炎、蝉鸣聒噪的夏日里,植物们永远奋力生长、拼搏,带着一种永不服输的倔强。

有时，我会捧一本莫言的小说集,细细品味他笔下那些层出不穷、精妙绝伦的比喻。在《红高粱》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跃然纸上,他们以生命对抗伦理,以酒神

精神挑战日神的秩序,以民间野性颠覆主流叙事，以大地般的厚重整合历史的碎片。又或者,我走进《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深秋的故事，感受黑孩令人心酸的遭遇。当看到他遭受小铁匠无理的辱骂和驱使时，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愤懑，恨不得冲进书里，替那沉默的孩子讨回一点公道。

起风了。秋天的风并不安分,也不温柔。秋风不及春风和煦,也不似夏日偶尔掠过的凉风那般舒爽，但它总比暴雨前的狂躁或寒冬腊月的凛冽要好得多。它像父亲手中的木条,落在身上虽有些疼，却不会伤筋动骨，片刻便消。而多年后回想，

一块历经岁月沉淀的古砖，能承载多少故事?于我而言,它不仅是祖辈中医智慧的具象化载体,更是连接古今、贯通人体与天地“生命密码”。

我家祖上是中医世家,舌诊、面诊、脉象辨识、中药配伍曾呈盛况。这份对中医的亲近感,仿佛刻进了骨子里。即便中间两代人暂别行医,那缕药香,那份对百草性味的敏感,仍在血脉中暗涌。我虽未以中医为业，却总爱凑近药柜闻那醇厚药香，也喜欢在大自然中辨认百草气息。

几年前一个严寒的三九，我在户外河边蹲着拍照，无意中把腰部几个大穴暴露在寒风中受寒邪入侵，从那以后就不论冬夏都怕冷,且用遍所有温补、艾灸的办法都久治不愈。绝望之际,家人想起老宅中窖藏在地下，越过百年传了几代的青砖,循着祖辈留下的“古砖药灸”秘

重阳携父登高

■ 何卫东

山间的红叶铺天盖地,层层叠叠晕着深浅不一的红,风一吹便轻轻晃着;枝头坠满了红彤彤的柿子,沉甸甸地垂着,正等人们来摘。更远处,不知哪家的果园里,红黄相间的果实缀满枝头,亮得晃眼,甜香顺着风飘来,透着说不出的诱人。

我们沿着台阶向上攀登,沿途已有不少和我父亲一样来登高的老年人。父亲走在前面,我们紧跟在后,80 多岁的身影在蜿蜒山路上却透着一股不输年轻人的利落。他前倾着脊背,却每一步都踩得格外扎实,不时回头朝我们注视,眼里盛着细碎的光，满头白发被山风拂得轻轻颤动,却丝毫掩不住那股子韧劲。

偶尔停下歇脚,他会用袖子擦把额角



悄然渗入袖口,冰凉的触感顺着手臂往上蔓延,直抵心尖,激起一阵轻微的战栗。树上偶有叶子不堪重负，在风中打个旋儿,像是在做最后的告别，然后便软软地飘落,坠在湿滑的路面上,静静地躺着。

我小心翼翼地踩过一片落叶,枯黄的叶片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生机,脆弱得仿佛一碰就会碎裂。脚下似乎传来一声极轻的微响,那是叶片不堪重负的叹息,轻得几乎无人能听见，也无人会特意驻足聆听。或许,这便是秋的隐喻,有新生,便有凋零;有热闹,便有孤寂。我的目光从蜷缩的落叶上移开,就在这时,街角忽然漫出的一片暖黄光晕，像一块强有力的磁石,瞬

间牵住了我的视线。

那是街角的一家早餐铺,不大的店面在雨雾中显得格外温馨。玻璃门内,暖黄的灯光争先恐后地涌出来,与门外的雨雾轻轻撞在一起,晕开一片朦胧的光影。空气中,混着豆浆的醇厚香气、油条的酥香味道,还有蒸包的鲜美气息,一同漫出来,在雨幕中弥漫开来,勾得人胃里一阵空落落的。

透过玻璃门往里看,店员正弯腰拨弄着炉火，橘红色的火苗欢快地舔着炉壁,跳跃着,闪烁着,在她脸上散开一层柔和的光晕,让她的轮廓都变得模糊而温暖。她的动作很娴熟，像是做了千百遍一样,每一个细节都透着生活的质朴与安稳。我

才发觉那严厉背后藏着的全是人生的教诲。

你看,风中摇曳的树叶,黄红交织,宛如风情万种的中年女子，在枝头翩然起舞,尽显成熟的风韵,引得枝头的小鸟欢鸣不已,仿佛也被这绚烂的秋色迷醉。

下雨前,天色阴沉,阳光整日躲在云层后酣睡。只有顽皮的风四处游荡,摸摸东家的桃枝,撩撩西家的柳条,或是恶作剧般掀翻大爷的帽子,又悄悄掀起李家小姑娘的裙角……接着,淅淅沥沥的秋雨便落了下来,绵绵不绝,像极了妻子在委屈时落下的泪。起初,我或许还会固执地认为自己占理,可稍一冷静,便顿觉荒谬,

寒湿困扰,且这份温煦之力温和绵长。它的另一个特点在于“无明火却胜有温”。古砖药灸是借砖块自身的蓄热能力释放温和和热力,没有明火直灼的刺激,热力通过砖块层层渗透，像春日暖阳般缓缓渗入穴位。

古砖灸的核心“密码”,还在于它对人体经络与宇宙能量的呼应。如今,古老的古砖药灸也在焕发新的生命力，结合现代中医药“砖火疗法”,将特制的矿物古砖用中药萃取后加热，再作用于患处或腧穴,既保留了温阳优势,又强化了药力,不仅能除湿排寒,更能舒筋活血、消肿止痛。

看似简单的古砖，承接的是大地之气,与人的生命与自然的温柔共鸣。蕴藏在古砖里的“生命密码”，是人类中医文明绵延至今的鲜活见证，也是祖先传承给我们的信物。

我们山顶待了很久，才恋恋不舍地起身下山。回程的路上，我的心里满是温暖——这次陪老爸爬山，让我真切尝到了和家人共度时光的甜蜜。登山时，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关心；看风景时，他指着远处给我们讲旧事，我们围在他身边听着笑。这样彼此依靠、无话不谈的亲密，让我心里装着满满的幸福，踏实又满足。

世上最幸福的事,就是和父亲一起爬山,陪他慢慢变老……

悸动的秋雨

■ 关天祥

站在门口,静静地看了一会儿,心中的寒意仿佛被这暖意驱散了不少,带着这份从心底涌起的温暖继续前行,公交站牌处的身影在雨雾中渐渐清晰起来。

这情景猛地勾起了我深埋心底的回

忆:儿时每遇这样的雨天,天气总会格外

寒凉,母亲总会把我的衣服放在火炉边烘着。等我穿上时,那衣服上不仅有炉火的温度,更裹着母亲说不出的疼爱。那温暖从肌肤一直渗入心底,成为我童年记忆里最柔软的一部分。

带着这份从回忆里漫出来的暖意走到公交站牌，已有三三两两的同事在等候。大家都裹紧了衣服,偶尔低声交谈几句,声音在雨幕中显得有些模糊。“一场秋雨一场寒啊……”不知是谁先开了口,话

语里带着对季节变换的感慨。小强接话

道:“是啊,感觉昨天还能穿薄外套,今天

就得把厚衣服找出来了。”我望着天空,雨依旧下着，只是似乎比刚才柔和了一些。忽然间我懂了,这场秋雨里藏着的,是需要静心品味的超然。就像那句“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生活中的种种,正如这秋雨一般,有急有缓,有寒有暖,唯有放平心态,才能感悟其中的意境与超然。

秋雨的美,是难以用言语诠释的。它

没有春雨的缠绵,没有夏雨的狂暴,也没

有冬雨的凛冽，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韵味。

当你真正走进秋雨中,用心去感受那雨

丝的清凉,用灵魂去触摸那秋意的醇厚,

便会发现这世界如此宁静美好。每一滴

雨的落下,都是一次与自然的对话;每一

阵风的拂过,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